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 
第二十九回 察虛實頓生妙計 展威風悉仗奇能

由爾金鋼鐵漢強，何勞奮勇在疆場？須知謀略方為貴，中計頓教性命傷。

話說黑王到得陣前，早見哈迷國王洪紅騎著一匹異獸，手下將士所騎的馬，身上均有鱗甲，不覺暗暗稱奇。便命叫陣官，請哈迷國王答話。洪紅便帶著眾將突然而出，對著黑王拱了一拱手道：「黑王兄請了。」黑王也拱手還禮道：「王兄居東海，寡人處西陲，本風馬牛之不相及，何故興師動眾，來犯寡人疆土，卻是何故？」洪紅笑道：「孤家此來非為別事，只因紅國的鶯粟公主，本是孤家聘定的正宮。怎麼王兄竟不問情由，就此娶為側妃？所以孤家特來問罪。如王兄肯將鶯粟公主賜還孤家，也不求全責備，便可即時退兵，永遠與上國和好。不知王兄肯依允否？」黑王大怒道：「紅國自願將公主嫁與寡人為妾，與你何涉？擅敢胡言亂語，起此無名之師。哪位將軍與我將這狗王擒來？重重有賞！」元帥王伯超將欲上前，早見背後一將拍馬衝出，大喝道：「殺雞焉用牛刀，這段功勞讓與小將吧！」王伯超忙抬頭一看，卻是飛虎將軍強梁，在本國也算一個頭等英雄。只得將馬勒住讓他出去。

但見強梁到得戰場中間。對陣中早有一將飛騎而出，大喝：「來將少催坐騎，通下名來！」強梁道：「俺乃飛虎大將軍強梁是也，你也通下名來，讓本將軍取了首級，好去報功。你若知事的快快下馬受縛，免得本將軍動手！」那將哈哈大笑道：「無名小卒，焉敢口出大言？魔家乃哈迷國王駕下二元帥銀沙門的便是。本帥傢伙上不打無名之將，快去換個有本領的前來領死。」強梁大怒，也不回言，便把手中所使的流金鏑舉起，向著銀沙門攔腰掃來。銀沙門道聲「來得好！」就把手中獨肢銅人向那鏑上一迎，強梁覺得分兩甚重，便說聲：「好傢伙！」又是一鏑打去。

銀沙門知道來將卻是勁敵，便用盡平生之力把銅人照准鏑上蓋下。強梁卻是甚乖巧，知道他的力猛，便火速將鏑抽回，兩個馬打交肩，大戰起來。不到十餘個回合，強梁覺得自己力怯，漸漸有些抵敵不住，只得虛晃一鏑，撥轉馬頭望本陣而逃，喝聲「銀沙門你敢來追俺麼？」銀沙門道：「量你這樣本領，本帥豈有不敢追你之理？」便也拍馬追來。強梁回頭一看，見銀沙門果然追下，相離不過半箭之路，即忙將軍器架在馬鞍之上，拈弓搭箭扭轉身軀，向著銀沙門射來。那裡曉得銀沙門身上所穿的甲是不怕箭的，射在身上猶如不知一般，依然緊緊追下。強梁不覺吃驚，想要回身再戰，忽見自己陣中衝出一員上將，聲若巨雷，大喝道：「賊將休得逞能，俺龍驤大將軍項天豹來取你命也。」說罷便手舞鐵方梁，把銀沙門阻住去路，兩個大戰起來。強梁因心中不服，復拍馬上前助戰，兩個戰一個。戰到二十個回合，猶覺抵敵不住。剛要敗下，早見對陣中忽然衝出一將，名叫和一靈，乃是銀沙門部下的心腹上將，拍馬衝來大喝道：「你們太覺欺人，怎敢兩人戰一，如今魔家來也！」說時遲彼時快，幸虧自己陣內也有一員步將名叫立青，縱步而出上前迎住交戰。直戰得戰場上煙塵滾滾殺氣騰騰。

戰了多時，終覺哈迷國的將官厲害。王伯超一看知道難以取勝，慌忙啟奏國王傳令鳴金收軍。哪裡曉得鑼聲才響，三將剛欲回身，早被哈迷國王把鞭梢一指，馬隊在前、步軍在後一齊乘勢衝殺過來。那些黑王所帶來的軍士還不知他們的厲害，隨即上前迎敵，那裡擋得住？被他馬隊一衝，早已四分五落。王伯超見不是勢頭，即忙保了黑王、奚大忠退進關中，命鐵元送進帥府，自己復殺出來，將那些軍士救回。檢點時已經折傷大半了。幸虧眾將等沒有傷折一人。只得命焦豹將關隘緊守，自己來至帥府，見黑王請罪。黑王笑道：「今日這一敗，便是下次全勝之機，元帥何罪之有？」王伯超奏道：「今哈迷國兵將如此厲害，所騎的均如異獸一般，一時恐難取勝。不知大王有何妙計，可決今日之戰，即為下次全勝之機？臣誠愚昧，乞大王教之。」黑王笑道：「元帥只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今日寡人出關並非定要勝敵，不過借此觀看敵人虛實，可行我妙計耳。寡人素知哈迷國海邊出有一種海馬。滿身都有鱗甲，刀箭不能傷他。惟賦性不馴，不知他用何法制伏。聞他國每仗此馬取勝，所以寡人今日親往一觀，果然即是此種海馬。昨日又聞得焦卿奏稱他國馬上兵士，身上也不怕刀槍砍刺，萬分厲害，寡人又知他國專用一種獸革造成軟甲，穿在身上，可以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焚，大約即是此物。只須將此兩種破之，其餘如摧枯拉朽耳。」王伯超道：「大王既知其詳，請問計將安出？」黑王笑問奚大忠道：「卿知破敵之法否？」奚大忠道：「彼國惟恃一勇力，安知生剋之妙用乎？」黑王點頭道：「卿真知寡人之心也。」便對鐵元說道：「限卿三日速即造成鐵弩十萬支，鉤鏢槍三萬柄，鉤鏢刀一萬把，自有用處，不可有誤。」鐵元領令去了，又命王伯超將兵丁挑造五萬名，俱要年輕力壯之步兵，聽候應用。其餘兵丁分撥上關協守。王伯超亦即領了旨意，自去準備不提。

再說黑王又命奚大忠採辦一切毒藥，煎成汁，俟鐵弩鉤鏢刀槍造成後，即將藥淬上。不到三日工夫，一切俱已齊備，然後黑王將監軍使鐵元、守關將焦豹、元帥王伯超、虎威大將軍強梁、龍驤大將軍項天豹、步軍統領立青等，以外還有許多驍將一齊召至帥府聽令。黑王升座坐下，先問監軍使鐵元道：「寡人前出兵時，即望見關外東北角上有兩處蘆葦，地方頗顯曲折。此處叫甚地名，離關多遠？」鐵元道：「此處名為蘆汀，卻是早葦，裡面地方甚大，離關只有五里之遙。」黑王道：「既有這個所在，正好埋伏。焦將軍可領步兵一千，軍器俱用鉤鏢槍，各帶鐵弩數十支，至今晚四鼓時前去那裡北面蘆葦中埋伏。俟我兵敗下，敵兵追到，即從蘆葦內各把鐵弩暗暗發出，須要照准馬兵咽喉、眼珠射去，射著者無有不倒。待大兵回身殺轉時，然後殺出用鉤鏢槍鉤那海馬項下懸肉，不可有誤。」焦豹得令而去。黑王又命步軍統領立青帶步兵一千，各勢鉤鏢刀、鐵弩等物，亦於四更時悄悄至東面蘆葦中埋伏，待敵兵衝到時，齊用鐵弩射去，倘敵兵有傷，即會同焦豹一齊殺出，用鉤鏢刀專鉤馬足。那時寡人自發大兵接應。立青得令去了。又令項天豹帶捆綁手一千名，校刀手一千名，至彼埋伏，看見我兵得勝，便率兵衝出接應，乘便將未射的海馬及馬軍士捆縛，如海馬厲害切不可用刀亂砍，只可揀鱗甲縫中刺入，便可制其死命。違令者立斬。項天豹遵令而去。又令偏裨將官五員，各統善於跳躍之步兵二百名，各執鉤鏢槍刀等器械，至彼處理伏，為諸路救應，怠誤者按軍法從事。五將俱接令而去。然後命王伯超統領兵二萬，分為十隊，明日黎明時出關誘敵，許敗不許勝，只將敵騎誘過蘆葦，俟敵騎跌倒時，便回身殺轉，務將敵騎一齊殲滅，方是頭功。今日須先著人前去下一封戰書，說明來日開兵。他見了戰書，自然不來攻關，我們庶可以行計。否則恐被他們看破，反為不美。元帥須要小心在意。王伯超諾諾連聲，自去打點行事，不提。

黑王見階下還有許多將官站著，面上都有不悅之色。明知為不把他們派去立功之故，卻故作沒有看見。又停了一回，方對奚大忠說道：「他們雖都去了，卻還不能盡收全功。可惜沒有敢死之士肯為寡人建立大功，這卻還有些不全之處。」奚大忠明知黑王激將之意，欲要他們棄命前去，便故意地答道：「我國將士雖多能戰的良將，無奈只有數人，就是方才幾員，卻也是不可多得之輩，南征北討，東蕩西除慣了的，所以敢奮勇前去，大王要收全功，只得且俟後舉了。」道言未絕，只見階下站著的將官俱一齊上前跪下奏道：「臣等本領雖不能及得元帥並各位上將，然蒙大王甄拔以來，也曾立過許多小小功勞，並不肯失了銳氣。明日逢著大敵，大王反視臣等為無用，卻是何故？」黑王望下一看，卻是平日自己簡拔的十員健將，便笑道：「諸位諸軍雖欲為國效力，只是明日之戰非同小可，所以不令前去，倘諸位將軍忠心為國，恰有一極險之處，得能奮身前往，這場功勞自與眾不同。不知諸位將軍敢去否？」眾將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不要說極險的所在，就是赴湯蹈火，臣等也願前往。只求大王發令前去，臣等雖死亦所甘心，決無退縮之意。」黑王道：「寡人正欲各位將軍入其虎穴，適才之言，乃反激耳。寡人想明日兩軍接戰時，哈迷國王必親自出陣觀看，大寨定然空虛。將軍等共有十位，可分五位統領步軍一萬，各帶火種利器，於今夜二鼓時悄悄出關，從右邊山路進發，待他出兵之後，即可直入其營，將他大營焚毀，趁勢截其歸路。那五位亦帶步兵萬餘，跟隨元帥出關，遠遠屯紮，若見元帥敗下，哈迷國的步兵繼進時，即可出戰。卻要奮勇截住，不得任其越過蘆葦一步。敵兵如見自己營中起火，必然心慌回救，待他陣腳移動之際，便可隨後襲擊，得能將哈迷國王擒住，便是非常的大功，卻不得稍有怠玩。凡事隨機應變，寡人亦不多囑你們，可自去議定，哪個去燒營，哪個去迎戰便了。」那十將聽了，滿心歡悅地接了令箭，自去商議。

看官可曉得這十將叫甚名字？黑王為何要這般鄭重？原來這十個將官，本是黑王平時親自面試過的，極為賞識。只因雖知他們

英雄，卻從未經過大敵，只怕債事。所以要如此的激發他們，好叫他們成就這場功勞。話休絮煩，且說那十將原是結義弟兄，都有非常本領，是同時投效黑國的。且待做書人把他們的姓名及所用的兵器，一一道來：

第一名，姓鐵名乾，善用一柄三尖兩刃刀。上山越嶺能如猿猴一般，雖峭壁亦可行走，人皆稱他為出洞猿。

第二名，姓童名剪，善用一柄火叉。身輕如燕，凡有火燄之處，人所不敢到的地方，他能履險如夷，行所無事。且能於火燄之中打秋遷，豎蜻蜓，作諸般技藝。人以此稱他為吃火蟲。

第三名，姓蔡名尤，善用一根火燄槍。最善放火，所放的火名為三昧真火，與別人不同。人若以水灌救，火勢反更厲害，除非他自去救方可。因此人皆稱他為撥火棒。

第四名，姓騰名交，善用一柄九齒釘筓。不論什麼堅硬的山石，難以行過，只消他把那柄九齒釘筓連擊數下，未有不碎爛如泥，是以人皆稱他為穿山甲。

第五名，姓通名條，善用一根渾鐵槍，凡遇人所不敢到的山洞，他都能直出直進，裡面雖有豺狼虎豹，只須他經過之後，便各遠避無蹤。所以人皆稱他為開山士。

以上五個人各有一材一技，黑國之中無其匹敵，久為黑王賞識，封為五絕將軍。其餘五人亦各有萬夫不當之勇：

一名杜遷，綽號鑽雲雁。使一柄點鋼槍，輪動如飛，行走躍捷異常，雖奔馬亦不能追及。

一名蓬勃，綽號滿天飛，使一柄月牙鎗，力量甚大，善用一種飛砂迷人雙目，任你厲害將官，均要讓他三分。

一名牛筋，綽號沒遮攔。專用一面虎頭牌，若上陣時，一手執刀，一手執牌，旋轉不定，人要砍他，異常費力，他要砍人，極其容易。因此人又稱之為萬勝將軍。

一名班超，綽號開路神。使一柄渾鐵槊，有板門一般的闊，三百斤重。不論什麼重大器械，只須被他一掃便不知去向。

一名孫燄，綽號滿天紅。性急如火，專用一條朱紅棍，輪動時猶如萬道火龍，憑你眼目明亮之人，也辨不出他是真是假。

以上五個人，均是力可拔山氣吞牛鬥。黑王封之為五虎將軍，與童剪等五個人一共十人，結為異姓骨肉。初次交戰時，因黑王沒有命他們出去，心中本是悶悶不樂，今日又被黑王一激，所以更覺按捺不住，自願捨身為國。當下領了黑王旨意出去，回到營中聚集商議。議定童剪等五人至哈迷國大營放火，杜遷等五人隨在元帥大隊後面，待元帥將他馬隊誘引下去的時節，便去截住他國步兵，前後夾攻，定要取勝，好在黑王面前爭過一口氣來。議定後各自前去準備，以便按時出關，不提。

再說金沙門等攻打關廂已有數日，不見關內一兵一卒出來迎敵。正在無可奈何之際，忽見關上遞下一個兵丁，將一封戰書送來。金沙門即忙折開一看，見上面寫著明日黎明一准開兵，今晚叫他退下，以便出兵的說話。不覺不喜，就在來書後面批回「來日決戰，」一面奏明哈迷國王，將攻城兵丁撤回歇息，明日好整頓精神大戰。當下黑王聞報，所有攻城兵丁業已盡行撤去，便笑對奚大忠道：「無謀匹夫，果然中了寡人的妙計。明日出戰，焉有不能大勝之理？」奚大忠道：「此是大王洪福也，是大王妙算通神，所以得能如此。明日戰勝之機，可為大王預賀矣。」黑王哈哈大笑道：「但願速退敵兵，早早奏凱，與愛妃歡敘，這便是寡人之大幸了。」兩個談了一回，命奚大忠陪伴飲酒，飲得酩酊大醉，方才就寢。如今且丟過一邊。

再說是晚二更時候，所有應選出去的將士，各各飽餐已畢，悄悄地開放關門，陸續出去，分頭進發，照計行事。直到四鼓時候，王伯超乃將餘剩的人馬調至關上，又派健將數員在關守護。一面差人奏請黑王，至關上督戰。自己統領大隊將欲出關，忽聞胡笳之聲自遠而來，哈迷國王已領馬步全軍傾寨而至。王伯超也不遲延，就命放炮開關，帶領牙將分作前後兩隊，一湧而出。

到得戰場，卻見敵兵仍是馬隊在前，步兵則遠遠扎住，以備相應的光景，不覺暗暗歡喜。方才扎住陣腳，對陣金沙門已親自出馬討戰。王伯超回顧手下牙將，問誰人敢於出馬。早有一將應聲而出道：「小將吳用願往。」王伯超道：「既是吳將軍前去，須要小心，不可戀戰。」吳用應了一聲，即舞槍拍馬上前，也不通名道姓，挺槍直望金沙門刺去。金沙門見他來勢甚凶，認是一員驍將，便用盡平生之力，將那獨腳銅人向上一擡，吳用卻沒有防備，手中的槍飛出有百餘步遠近，不覺吃了一驚。想要撥轉馬頭逃回，那裡曉得金沙門的銅人重又打下，躲避已來不及了，連人帶馬早已打成肉餅一般。金沙門笑道：「這樣無用的東西也要到來鬼混。」便厲聲道：「王伯超若有本領，須要親自出來會戰，不要遮遮掩掩作這婦女之態！」王伯超聽見大怒，即欲出去，因恐童剪等繞道前往，不能即到彼之大營，因此略為躊躇。當有吳用之弟吳能見哥哥被他打死，急欲報仇，也不等元帥傳令，便衝出大喝道：「金沙門休得無禮！俺今特來取你性命，為俺哥哥報仇。不要走，且請吃俺一刀！」說畢便拍馬上前，用大刀攔頭攔面的向金沙門亂砍。金沙門知道又是無能的將官，便略略將銅人揮動，不上一個回合，吳能的頭顱已被金沙門擊成齏粉。此時王伯超見了，斷難再為忍耐，只得吩咐眾將緊守本陣，若見本帥敗下，便望蘆葦那邊奔走，不可上前接戰。吩咐已畢，便將金刀擺動，拍馬飛馳而出，喝道：「好賊將，怎敢傷俺將士？本帥與你誓不兩立了！」金沙門笑道：「方才是已榜樣，怎敢再來領死？不如依俺相勸，歸降我國，自不失封侯之位。若要恃強決戰，只怕你來時有路，去時無門。你且自去想來。」王伯超怒道：「賊將休得胡言，照本帥的傢伙吧！」說罷便將金刀舉起，望著金沙門虛砍一刀。金沙門仍欲照前一般地架隔，不期已被王伯超將刀收回，只得把銅人舞動，用心接戰。王伯超因他力量甚大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，把花刀法使出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，真個厲害。金沙門雖猛，卻一時也不能勝他。

兩個戰至五十餘合，王伯超漸漸有些來不得了。剛欲敗下，早見敵軍後面煙霧迷漫，騰空而起，知是童剪等已經得手，便虛刺一刀，向斜裡拍馬落荒而走。手下眾軍見了，立即相隨而逃。金沙門見他並不回轉本陣，只認他是心慌而逃，便也拍著那匹海馬，招呼銀砂門並手下馬隊，一齊追下。一面又傳令道：「誰能得王伯超者，便是頭功！」說畢便拍馬當先，帶領眾軍直望王伯超逃的方向風馳電掣的追來。幸而王伯超所騎的是匹龍駒，奔跑迅速，不然也要被他追上。惟手下軍兵究竟是些步軍，不免稍有損傷。不一時已至蘆葦相近的地方，王伯超便假意將馬勒住，對金沙門道：「趕人不可趕上！你今定要趕來，本帥與你拚了這條命吧！」說畢復與金沙門交鋒。約又戰丙三個回合，銀砂門方欲拍馬過來從旁夾攻，王伯超又早帶轉馬頭向蘆葦深處而逃。金沙門同銀砂門兩個本魯莽之人，哪裡懂得其中詭計？便只管驅軍掩殺。進得蘆葦沒有三四里的路程，那王伯超及眾軍士等一個也不見了。金沙門還道是必藏在蘆葦之中，想要命眾軍士向蘆葦中搜尋，忽見一個本國打扮的將官飛馬趕來，大喝道：「兩位元帥快些退兵，大王中了敵人奸計！大營已被燒燬，現已被他們兩路夾攻，大王有些支持不住，為此命小將衝出重圍，來請元帥快去救應！」說畢便先飛馬去了。

金沙門同銀砂門一聽，不覺暴跳如雷，只得傳令將前隊改作後隊，速速回去救應。不期道言未絕，忽聽得兩邊蘆葦中一聲吶喊，那鐵弩猶如飛蝗一般地射來。前面王伯超復又揮兵殺轉，只叫「不要走了賊帥。」這時候直把個金沙門、銀砂門兩個，急得手足無措，連忙傳令眾軍士奪路逃生。要知他兩個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